

综述·战争篇

北宋沧州的战争风云(上)

■殷毓平

君子馆之战

时间:雍熙三年(986)

北宋将领:刘廷让、李敬源、杨重进、李继隆、桑赞、贺令图

君子馆,现在是河间市诗经村的一个村落。西汉景帝年间,河间王刘德在都城乐城(今献县河街)遍求天下“善”书,请毛萇讲经,君子馆即当年毛萇讲经授徒的地方。

宋太宗雍熙年间,君子馆这样一个传承经典的风雅之地,却在辽人的野蛮入侵下,发生了一场惨烈血腥的激战。

太宗雍熙三年(986)十一月,辽萧太后命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,率军先行,攻打望都(今保定市望都县)自己和南院大王留宁率数万大军继后,主攻瀛洲。十二月初五,耶律休哥在望都击败守城宋军,进至滹沱河北,转师兵临君子馆,分兵扼守要地。几天后,萧太后率军与耶律休哥在瀛州兵合一处。

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见契丹军逼近瀛州,与益津关(今霸州)守将李敬源等率数万骑

兵出击,同时派遣一部精兵到沧州都部署李继隆那里以备殿后。

农历腊月,天寒地冻,宋军将士们冻得手脚麻木,连弓箭都很难拉开。而辽人习惯了冰天雪地的寒冷天气,加上此前宋太宗雍熙北伐的失败,辽人气势汹汹,杀气腾腾,把刘廷让的军队团团包围。

刘廷让急忙向沧州都部署李继隆求援出兵,但李继隆心存私念,左右推脱,退保乐寿(今献县)。刘廷让气愤地吼道:“我不是被辽军所败,乃是被李继隆害死的!”

李继隆之流还不止一位。御前忠佐神勇指挥使桑赞率所部力战不胜,也引众先逃。雄州知州贺令图,在辽军将攻打望都的时候,他轻信耶律休哥派出间谍的“投降”谎言,不但赠给耶律休哥重锦等物品,还带着几千骑兵去往辽

营,准备纳降。结果,耶律休哥坐在胡床上怒骂道:“你这是送死来啦!”令左右尽杀贺令图所带兵马,将贺令图捆绑活捉。

君子馆之战,虽然敌众我寡,援军不至,但宋军官兵与辽军展开英勇拚杀。益津关守将李敬源听从调遣,浴血奋战,以身殉国。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也战死阵中。刘廷让全军覆没,死者数万,他仅率数骑突围出去,保全了性命。

契丹军在君子馆取胜后长驱南下,又攻枣(今安国)、深(今深县南)等州后,尽行掠取,满载而归。

此次战斗,北宋河北军队的有生力量几乎消耗殆尽,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能力。辽军虽然大获全胜,但其伤亡人数与宋军基本相当。前线指挥耶律休哥与留宁均负重伤,国舅详隐大将烈烈哥和宦使萧打里当场阵亡。

2003年,在沧县旧州镇东关村道路改造中,人们挖出了一个古代礮石库。文物专家认定,这是古代作战用的武器,即人们说的“滚木礮石”中的礮石。此礮石用胶泥烧制而成,有红陶、青陶两种,初步断定时代为宋朝和宋朝之前。

沧州礮石库,折射着宋代的战争风云,仿佛让人进入了兵喧马嘶、攻城拔寨的年代。

在北宋(960—1127)167年的历史,有着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,也夹杂着血与火的战争风云。其间的战争,概括地说,主要是四大战争:北宋初期统一全国的战争,澶渊之盟前的宋辽战争,宋与西夏的战争,北宋后期宋金联合灭辽、宋金战争。在国内,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,先后爆发了王小波、李顺起义,王则起义,方腊起义,宋江起义,高托山起义等。

那么,作为一座“军州”,沧州的大地上究竟发生了哪些战争呢?

纵观北宋年间的主要战争,沧州横海军的地盘上并没有大的战役发生。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,战争的主要发生地域是现在的河间、任丘一带。其间几次较大战争,一是宋辽战争的25年间,二是金灭北宋战争的2年间。

瀛州、莫州之战

时间:咸平二年(999)

北宋将领:范廷召、康保裔、李重贵、张凝、张昭远、傅潜

咸平元年(998),真宗赵恒新理国事。辽人利用这个时机,以骑兵优势,屡次袭扰宋境。

咸平二年(999)十月,契丹大举入侵。此时,任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的傅潜,麾下只有8万步兵和骑兵。边缘城堡飞书告急,将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请战。傅潜却是个胆小无略之人,他闭门自守,对请战的将士恶言相向。大将范廷召、桑赞、秦翰多次催促他派兵出战,他都置若罔闻。气得范廷召当面骂他:“你这个胆小鬼,还不如个妇人!”最后,傅潜迫不得已,派出8000骑兵、2000步兵给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。

范廷召率军从定州出发,分兵与契丹展开血战,同时求援于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。

康保裔,河南洛阳人。他谨慎厚道,讲究礼节,善于骑马射箭,历经百战,身上带着70处伤口。接到范廷召的军情请求,他毫不犹豫亲率精锐部队前去增援。来到瀛州西南的裴村时,天色已晚,约好第二天与范廷召合力对敌。但第二天天明,康保裔发现自己的军队已被契丹军重重包围。左右军士劝他换装逃走,康保裔慷慨激昂地说:“面临灾难,不可苟且偷生!”将士们深受鼓舞,一齐杀向敌阵。

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,杀死杀伤敌人很多,踏践起的尘土足有二尺深,士兵全都用光

了弓箭,但援兵还是没有来。康保裔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最后没于敌阵,他手下将士也都战死疆场。

此间,约好会合的范廷召大部队没有赶到,只有高阳关路铃辖张凝作为先锋、高阳关路行营副都部署李重贵赶来策应。李重贵、张凝腹背受敌,从下午的三点多战到第二天黎明,战斗异常激烈。

张凝是沧州人,作为先锋部队的首领,他身先士卒突入敌阵,左右拚杀。尽管他一身好武艺,怎奈辽军将他层层包围,杀倒一片,又上来一群,眼看张凝力不能支。在这危急时刻,随父出战的张凝之子张昭远拍马赶到。张昭远只有16岁(一说18岁),杀人重围如入无人之境,见张凝已经在马上摇摇欲坠,张昭远一手将父亲拽过来抱在腋下,一手持枪拚杀,终将父亲救出重围。

此次瀛州之战,辽军最终打败了宋军,然后从德州、棣州(今山东惠民)渡河,劫掠淄州(今属山东淄博市)、齐州(今山东济南市)而归。

那么,范廷召请康保裔援助,却为何没有与康保裔汇合?

这几乎成了一桩历史悬案。对此,史书上说法不一。一种说是“廷召潜师以遁,保裔不之

觉”,范廷召见势不妙自己逃跑了,而康保裔浑然不知;一种是范廷召“与契丹血战,而潜不至,康保裔遂战死”,范廷召也与辽军展开战斗,不是他的责任。还有一种则是回避了这段历史,如《宋史·范廷召传》对这段历史只字未提,却写了两个月后真宗御驾亲征,“廷召与战瀛州西,斩首二万级,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,又斩首万余,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,契丹遁去”。也就是在康保裔全军覆没的两个月后,范廷召在瀛州与辽军大战,斩敌两万,又追辽军到莫州东30里,斩敌两万余,夺回辽军所掠的数万口老幼,终使辽军狼狈而逃。

在《宋史·范廷召传》记录的这次莫州之战中,沧州大将张凝与范廷召配合作战。他在莫州东面据要塞,截断契丹的归路,契丹军逃窜之时,张凝纵兵追击,夺回了契丹人抢劫的牲畜和物资。

康保裔死于阵中,真宗闻后十分震惊,对康保裔84岁的老母亲等亲属优厚赏赐。康保裔生前曾为了慰劳兵士借了公家十万钱,他牺牲后,亲属和部下卖掉器物珍玩来偿还这笔债务。皇上知道这件事后,就对保裔家属进行了赏赐。李重贵、张凝都得到了提拔重用。手握重兵、闭门不出的傅潜被流放房州,傅潜之子也被削籍随父流放。

瀛州保卫战

时间:景德元年(1004)

北宋将领:李延渥、史普、陆元凯

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)秋,萧太后与辽圣宗又亲率兵马大举攻宋,瀛洲城再次面临严峻的形势。十月,契丹兵临城下,昼夜鼓噪,四面夹攻。

此时,瀛州守将是知州李延渥。李延渥是名将之子,并州晋阳人。他做过多地的知州和军队铃辖,咸平六年(1003),从冀州知州任上徙任瀛州知州。

来到瀛州不久的李延渥面临了契丹大举攻城的境况。第一天,契丹攻城不下。第二天,辽军的声势更加嚣张,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擂响战鼓,辽军的箭簇如雨点般向城中射来。他们白天在战鼓声中争相攻城,到了晚上举着火把继续攀援城墙,企图攻占瀛州。李延渥身先士卒,率领州兵奋起抗敌。他

集合贝冀同巡检官史普所部兵士,从城上以滚木礮石猛击敌寇,将辽兵一个接一个、一批接一批地击下城去,杀伤大量敌众。巡检官史普合力守城,勇敢作战。瀛州通判、太子中允陆元凯被飞来的流箭射中了面颊,依然坚守城池。推官李翔、录事参军蔡亨、侍禁兵马监押王海都奋不顾身顽强战斗。在瀛州军民的共同奋战下,辽人整整攻了十天,也没有攻下瀛州城,只好留下了三万多尸首、数百万的铠甲、兵矢、竿牌,带着数万的伤员,狼狈而逃。

捷报传来,真宗龙颜大悦,赐李延渥锦袍、金带,赐将士们以钱物等。

瀛州城保卫战的胜利,为大宋子民出了一口恶气。它向辽人宣告,瀛州人民不是好欺负的!此后,辽人再也没敢来瀛州挑衅。

瀛州保卫战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一座城池的胜利,它为两个月之后的“澶渊之盟”奠定了有利的基础,增加了谈判的砝码。

景德元年十二月间(1005年1月)宋与辽订立和约:辽宋约为兄弟之国,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,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。因澶州(今河南濮阳)在宋朝亦称澶渊郡,故史称“澶渊之盟”。此后宋辽两国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。



“水浒”时代的真沧州

